

# 弗·恩格斯的书信

1891 年 1 月—1892 年 12 月



1891 年

1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1 年 1 月 3 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首先向你和你的夫人<sup>②</sup>祝贺新年！

上次我答复你来信中提到的最急迫问题的明信片<sup>1</sup>没有注明日期，很抱歉。

收到你和你夫人照得很好的合影，十分感谢。我也很想寄给你一张照片，但我们这里从 11 月 25 日起就不停地下雪，一直有雾，既不能摄影，也不能印照片。一旦光线适宜，我就去拍一张新照，好看看我七十岁是个什么样子。那时，你会很快收到我的照片。

路易莎·考茨基已留在我这里。这位可爱的女孩子为我做出牺牲，我是非常非常感激的。我又能安静地工作了，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因为她同时又将做我的秘书。她在我这里有很多

原稿为：“1890 年”。——编者注

卡塔琳娜·左尔格。——编者注

事情可以做，要是外人，就会无事可做。这样，一切都意外地好了起来；使人感到舒适，我的房子里又充满了阳光，尽管外面仍然雾气弥漫。

我好象已经写信告诉你，你可以酌情使用我的书信。可是，你也应该把美国的情况告诉我们！

我已把你的意见立即转告巴黎。<sup>2</sup> 这能起作用吗？他们不是认真办事的人！

根据最近的消息，在尼日尔河畔的阿萨巴做首席法官的赛姆·穆尔身体不好。他以前很能适应那里的气候，现在却突然腹泻、阵冷阵热、肝脾充血。我正焦急地等候下一次邮班，即后天的邮班。<sup>4</sup> 月份，他准备再来这里度六个月的假期。

近三个月来，欧洲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谢利韦尔斯托夫被帕德列夫斯基刺杀<sup>3</sup> 和帕德列夫斯基的逃亡——后一件事是符合政府愿望的。这证明巴黎是俄国密探在国外的大本营，其密探活动和法兰西共和国为沙皇的可耻效劳是同俄国结盟的首要条件；再加上帕德列夫斯基的果敢行动又大大激起了法国人的传统情感；这一切使事态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法俄联盟还未足月和分娩就夭折了（路易莎·考茨基是个助产士，由此联想起这一比喻）这决不是因为法俄联盟今天似乎已不合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心意，而是因为彼得堡已经看出，这个联盟到关键时刻是靠不住的，因而也就一文不值。这对普遍和平极其有利。

雾气重重 天色暗淡 就此搁笔。

多多问候你的夫人和你本人。

你的 弗·恩·

## 2

##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1 年 1 月 7 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昨天我挂号给你寄去了马克思的手稿<sup>4</sup> 这份手稿看来会使你感到高兴。在神圣的德意志帝国，我怀疑这份手稿能照这个样子发表。请你从这个角度看一遍，把使你担心而又可以删略的地方删掉，用省略号代替。至于从上下文来看不能删略的地方，请你在校样上标出，尽可能用几句话把你担心的理由告诉我，我再来酌情处理。凡是要改动的地方，我要加上括弧，并在我的短序中说明：这是改动过的地方。因此，请把长条校样寄来！

但是，发表这份手稿，除了警察当局以外，可能还有某些人不赞成。如果你认为不得不考虑这一情况，那就请你把这份手稿挂号转寄给阿德勒。在维也纳那里，大概可以全文刊印（可惜，关于宗教需要的精彩地方除外），但无论如何总是会刊印出来的。不过，我想，在这里告诉你的我这个十分坚定的意图，会使你完全避免任何非难。既然你们反正不能阻止手稿的发表，那末，在德国本国，就在专门为了刊登这类东西而创办的党的机关刊物《新时代》上发表，岂不好得多。

为了给你准备这份手稿，我中断了关于布伦坦诺 的写作；因

为我在这篇关于布伦坦诺的著作中需要利用手稿中关于铁的工资规律的评述<sup>5</sup>，而且无须费很大气力就可以同时把全部手稿整理出来。我原想在本周内搞完布伦坦诺，但是又来了这么多事，又要处理这么多信，恐怕搞不完了。

如果有什么困难，请通知我。

这里还很冷。可怜的肖莱马感冒了，而且一时失去听力，因而未能来过圣诞节。赛姆·穆尔在阿萨巴病得很重，我正焦虑地等待着关于他的新消息。

你的 弗·恩格斯

向陶舍尔问好。

### 3

##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内万托

1891年1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也由衷地同情令妹所遭到的不幸。您的愤恨是多么强烈，我是理解的。但请不要失去自持力。即使您把这个无耻的坏蛋杀死，对令妹又有什么好处呢？他会死而无憾，因为他毁掉的将不是一个家庭，而是两个家庭。我知道，南意大利还遗留着不少氏族制度时期的习俗，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兄弟被看作是自己姐妹的当然保护人和复仇者。但是，要知道，兄弟也结了婚，有了妻子和孩子，对他们承担着义务；而在现代社会里，这种义务比其他任何义

务都更为重要。因此，我觉得，为了您自己的家庭，您不应该采取那种势必会使您和家庭永诀的行动。

在我看来，令妹还是象以前那样的纯洁和值得尊敬。

但是 如果您认为应该复仇的话 您可以采取别的办法在公众面前羞辱这个诱骗妇女的家伙。

在这里，做兄弟的可以把这个坏蛋当众揍一顿。

在法国和德国，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他一个耳光也就够了。

在奥属波兰（列奥波耳 ），一个新闻记者投靠了俄国。他在街心公园散步时，几个年轻的波兰人抓住他，按倒在一条长凳上，当众在屁股上打了二十五棍。

在意大利 您同样有力法当众羞辱这样的坏蛋，使他受到众人的唾弃，而无须把他打成残废。

我上面讲的那些，远不是想在这方面也给您出主意。但如果您确认必须采取某种复仇行动，那最好还是让诱骗妇女的家伙名誉扫地，而不是采用其他方式。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十分感谢您对我七十岁生日的祝贺。

4

致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

伦 敦

1891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二 [ 伦敦 ]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亲爱的门德尔森公民：

上星期天<sup>①</sup>，我们曾约定在您认为方便的日期和时间光临敝舍，共进便餐，当时谈得十分匆忙，为了不发生误会，看来，我应该把所要讲的话重述一遍。

后天，星期四下午六时，我在家等候您、门德尔森夫人和约德科公民。对约德科我可能说得不够明确。因此，烦您再次以我的名义邀他届时光临。

我和考茨基夫人向门德尔森夫人致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① 1 月 11 日。——编者注

## 5

##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1年1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你从随信寄去的校样<sup>①</sup>中可以看出，我不是不近人情的，甚至还在序言<sup>②</sup>中加了几滴使人镇静的吗啡和溴化钾，希望这对我们的朋友狄茨的多愁善感会起一定的抑制作用。今天我就给倍倍尔写信。<sup>③</sup>以前我没有同他谈过这件事，因为我不愿意使他在李卜克内西面前感到为难。那样，倍倍尔就有责任把这件事告诉李卜克内西，而李卜克内西——从他在哈雷所做的关于党纲的讲话<sup>④</sup>来看，他已经从手稿中作了一些摘录——会采取一切办法阻挠手稿的发表。

如果“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象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这句话在文中不能保留，那就把加了着重号的几个字删掉，用省略号代替。这样，暗示就会更加微妙，而且仍然十分清楚。可以设想这样一来此处就不会引起怀疑。

其他地方，我都按你们的要求做了，而且你看，甚至比你们要求的还多。

门德尔森夫妇已从巴黎来到这里。门德尔森获释时，法官禁止他离开法国。与此相反，孔斯坦部长却要他自动离境，不然就驱

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卡·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 序言》。——编者注

逐出境。<sup>⑧</sup> 孔斯坦指派拉布里埃尔——此人同警察当局有联系是众所周知的——把帕德列夫斯基送走。如果帕德列夫斯基在陪审法庭出庭受审，同俄国的勾结就会发生危机：在审判过程中，俄国警探在巴黎的行径就无法掩盖，而帕德列夫斯基则将被证实无罪！这样，他就会使政府的处境非常尴尬，因此必须把他撵走。让拉法格给你写一篇文章，谈谈帕德列夫斯基是怎样使法俄联盟破裂的。李卜克内西对这件事的认识，正象他对国外发生的一切事情的认识一样，是完全错误的。

门德尔森夫妇来到这里，没有任何人的地址，结果落到了斯密斯·赫丁利和海德门的手里。这两个人把他们拖去参加了一个什么会<sup>⑨</sup>，等等。最后，门德尔森夫妇到了我这里。我把爱德的地址告诉了他们。当我出于外交礼节上的考虑，正式回访他们的时候，斯密斯·赫丁利先生走了进来。我利用这个机会，当着波兰人的面 给了他一个轻蔑的冷遇 看来 这起了作用。星期天 门德尔森夫妇来过我这里。今天，他们俩、爱德和艾威林夫妇要来吃饭。可以期望，布鲁斯、海德门之流所设下的圈套将告破产。可惜你不在这里，我们的第一道菜是牡蛎。

你的 弗·恩·

① 1 月 11 日。——编者注

## 6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1 年 1 月 17 日 [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现寄去《资本论》第四版<sup>①</sup>（挂号）和一卷报纸。赛姆·穆尔大概已在从尼日尔返欧途中（他每两年有六个月假期），迄今一直由他收阅的那些出版物可以转归你。其中有：《柏林人民论坛》——小康拉德·施米特使其具有了相当正确的方向，而保尔·恩斯特还没有来得及把它搞糟；转述《社会主义者报》基本内容的《工人呼声报》。另外，还寄去一份载有我们揭露罗伊斯先生的文章的《前进报》<sup>②</sup>。

11 月 25 日以来，这里就不停地下雪，天气寒冷。五天前，地下水管都冻了，我们在为水而奔忙。《新时代》第 17 期上将出现爆炸性的东西——马克思对 1875 年纲领草案的批判<sup>③</sup>。这会使你感到高兴，但在德国有人会感到恼火。

向你的夫人问好，如见到施留特尔夫妇和罗姆夫妇，请向她们问好。

你的 弗·恩·

<sup>①</sup>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编者注

<sup>②</sup> 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这份手稿未能按最初的设想发表在《新时代》第 17 期，而是发表在 1891 年第 18 期。——编者注

卡塔琳娜·左尔格。——编者注

7

## 致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

### 伦 敦

1891 年 1 月 18 日星期日 [ 于伦敦 ]

亲爱的门德尔森公民：

昨晚和门德尔森夫人谈话以后，我在巴黎的《社会主义者报》上找到了一篇文章<sup>11</sup>。我想，您可以根据这篇文章提供的情况，就门德尔森夫人和约德科公民跟我谈的那件事，写一封信给英国报纸。

我同艾威林及其夫人<sup>①</sup>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明天早上到您那里去。那时，如果您愿意的话，请您同艾威林约定时间，一起光临敝舍。我们把信修改一下，并商定怎样在报刊上发表。<sup>12</sup>

向门德尔森夫人和约德科公民问好。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 8

致卡尔·肖莱马<sup>13</sup>

曼 彻 斯 特

1891 年 1 月 27 日于伦敦

亲爱的肖利迈：

在新希腊文辞典中，我找到：

*λουμπάρδα,ή*——大炮 炮；*λουμπαρδάρης*——炮手；*λουμπαρδάρω*——炮击 等等。

重型武器是从意大利传到拜占庭的；而意大利文称呼这种武器的最古的词是大炮。因为新希腊文的  $\beta$  相当于意大利文的  $v$ ， $b$  音就用字母  $\mu\pi$  来表示 (*μπαγκά*——长凳，*μπαζάρι*——集市，市场)。为了避免重复出现这种令人厌烦的组合，第一个  $b$  在这里就改成了  $l$ 。

这样，*λουμπάρδος* 意即铸炮青铜，就不难理解了。

我想，你已收到路易莎的信，精神会好一些。现把一些有趣的東西按印刷品寄给你。

路易莎和我向你问好。

你的 弗·恩·

9

致亨利希·肖伊  
伦 敦

1891 年 1 月 27 日于 [ 伦敦 ]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最尊敬的肖伊先生：

对您 10 日的亲切来信<sup>15</sup> 隔这样久才回复，请原谅。这首先是因为我必须完成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其次是因为医生经常来诊治，而时间又不能由我决定，我几乎总是不能支配自己的时间；再其次是因为天气直到最近也还不太适宜拍照。

我想，现在可以听从您的安排了，至少从后天开始，特别是如果您能在十二至二十四小时以前通知我的话。我准备还是去德布南那里，他离我很近，但也可以到您喜欢的任何一个摄影师那里（就是不能到梅奥儿那儿去，因为他过去不肯收马克思的钱，而这却使人不太好意思）。如果您能同我一起去，亲自向摄影师说明您希望要什么样的照片，我将很高兴。

致友好的问候。

尊敬您的 弗·恩格斯

10

##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布根

1891年1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留特尔：

我终于有时金答复你 11 月 19 日的来信了。十分感谢你和夫人<sup>①</sup>的友好祝贺<sup>②</sup>。本来希望你们夫妇也能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痛饮到凌晨三点半。除红葡萄酒外，还喝了十六瓶香槟酒。

很遗憾，我不能应左尔格的邀请。<sup>16</sup>在欧洲这里，我已经安土重迁，又有做不完的事，除非在极其必要的情况下，才能考虑退居美国。况且，自从路易莎·考茨基到这里以后，我的家务又安排得井井有条了。

《历书》<sup>17</sup>已收到，非常感谢。

《百科全书》<sup>③</sup>上的文章，一部分是马克思写的，一部分是我写的，而且这些文章即使不是全部，也差不多都是军事题材：统帅的传记，关于炮兵、骑兵、筑城等。写这些东西是为了稿酬，仅此而已。不要再管它们了吧。

至于你们那里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每况愈下，我从它同“国家主义者”<sup>18</sup>打得火热这一点就已看得很清楚了。同“国家主义者”比较起来，这里的费边社分子<sup>19</sup>（也是资产者）还算是激进的。我想，

安娜·施留特尔。——编者注

② 对恩格斯七十寿辰的祝贺。——编者注

《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者注

同《国家主义者》串通一气的《社会主义者报》，未必能产生更枯燥的东西了。左尔格给我寄来《国家主义者》，但是不管我怎样努力，也找不到一个人愿意读它。

同龚帕斯的争吵<sup>20</sup>，我也是不理解的。据我所知，他的联合会是工联的，而且仅仅是工联的联合组织。因此，这些人有正式权力拒绝任何非工联的工人联合会的代表，或者拒绝那些接受这类工人联合会参加的联合组织的代表。从宣传的角度来看，使自己处于被拒绝的境地是否合适，——关于这一点，当然，我不打算在此地发表评论。但是，必然会遭到拒绝，这是毫无疑问的，而我至少不能对龚帕斯提出任何指责。

而且，当我想到今年要在布鲁塞尔举行国际代表大会时，我觉得最好还是同龚帕斯保持良好关系，——不管怎样，支持他的工人要比支持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多，——以保证美国能有尽量广泛的代表参加，其中包括他的支持者。须知，他们在布鲁塞尔将会看到很多东西，使他们摆脱他们所固有的狭隘的工联主义观点；况且，如果您不以工联为补充自己队伍的来源，又打算从什么地方去找来源呢？

关于白银事件的材料已收到<sup>21</sup>，十分感谢。如果你能为我找到美国现代白银开采方面的资料，我将非常感激。欧洲拥护复本位制<sup>22</sup>的那些人是十足的蠢驴，他们受了美国白银矿主的蒙骗，甘心情愿为他们火中取栗。咳！这是徒劳的，这种诈骗行为不会得逞。请看我在《资本论》第四版中关于贵金属的注释<sup>23</sup>。

请把你提到的马克思关于保护关税的演说<sup>24</sup>讲得稍微再详细一些。我只记得，有一次在布鲁塞尔的德意志工人协会<sup>25</sup>中，辩论显得很沉闷，于是我和马克思说好，装作开始争论：他主张自由贸

易，我则主张保护关税。在场的人发现我们突然互相攻击起来时的那一副副惊奇的面孔，至今仍然历历在目。这篇演说可能发表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我再想不起还有什么别的演说了。

你最近几年恐怕不能去德国。的确，陶舍尔已被释放了，不过这只是因为找不到任何罪证。但是，据了解，其他人的时效期限至今仍屡遭破坏。

路易莎·考茨基和我向你的夫人和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莫特勒还在这里，他正在肯提希镇路 114 号<sup>①</sup>清理善后。3 月 25 日，这所房子就要腾出来（而此事他只能在那里进行），以后他怎么办，我就不得而知了。可是他坚决不愿回瑞士，虽然我们知道，这是很容易办到的。爱德生活得很好，象牛一样辛勤地工作着，他为《新时代》撰写了一些很好的文章。

## 11

### 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1 年 1 月 31 日 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使您感到吃惊的那条新闻<sup>26</sup>纯属捏造 巴黎报刊上有关德国的消息十分之九都是这样。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曾设在该处。——编者注

② 原稿为：“1 月 30 日”。——编者注